

第一章 魂移秦家女

延熙元年，八月十五，亥時一刻。

秋蟲喃濃，烏雲遮月。

嫡皇子誕生，本是大喜之事，可坤寧宮上上下下卻無一絲喜氣，宮門緊閉，太監宮女噤若寒蟬，四周闐寂，猶如暴風雨前夕。

太醫院院使常嶺甫跪坐榻邊，手指微顫，大滴大滴的汗水從鬢角滑落。

這一室的忐忑惶恐，皆因榻上那名女子——大周朝的皇后，蘇菱。

隔著層層疊疊的紗幔，常嶺甫顫著嗓子道：「再拿碗湯藥來。」

宮女急忙道：「是。」

藥汁過喉，蘇菱的呼吸卻越來越弱，她的瞳孔漸漸渙散，下意識呢喃，「父親、大哥。」

話音甫落，眾人的神色驟變。

世人皆知蘇后出身高門，父親是鎮國公蘇景北，兄長是大理寺少卿蘇淮安，身分地位在這後宮無人能及。

只是如今，蘇后的這兩座靠山，已是大周朝最提不得的兩個人。

很多事要從半年前說起——

新帝登基不過三個月，巳州邊境便有齊軍來犯，來勢之洶，可謂是前所未有的。

蘇大將軍領兵出征，六萬精兵絕塵而去。

然，一個月前，閬州總督快馬來報，稱大周六萬將士被困密河，腹背受敵之際，蘇景北竟進了敵軍營帳，之後再無蹤跡。

蘇家戰功赫赫，又有從龍之功，沒有實證，誰也不敢輕舉妄動。

可緊接著便有人找出了蘇家通敵叛國的罪證——鎮國公府內，竟藏著一條修了十年之久的暗道。

循著線索，刑部、錦衣衛連夜查封京城數家妓院、酒樓、茶館，捉拿細作百餘人，細細查問，其中很多店面都與蘇家有關。

以上種種，便是實證。

鎮國大將軍通敵叛國，滿朝譁然，坊間耄耋老太得知自家兒孫戰死沙場，再回不來，便一頭撞死在鎮國公府門前，一時間整個京城怨聲滔天。

為平民心，新帝御駕親征，大周百年基業能否得以延續，眼下尚未可知。

藥灌進去多少，蘇菱吐出來多少，常嶺甫額頭的汗如更漏一般滴答作響，他緩緩轉過身，反覆斟酌後才道：「啟稟太后，皇后娘娘近來思慮過重，勞神傷身過度導致早產，這一連又折騰兩日，眼下……眼下許是撐不住了……」

聞言，眾人臉色大變。

靜默之時，坤寧宮大宮女扶鶯倏然抬頭，對楚太后道：「奴婢有事啟稟楚太后娘娘。」

楚太后坐在棕竹嵌玉的扶手椅上，撥弄佛珠的動作一頓，淡淡道：「妳說。」

扶鶯深吸一口氣，朝女官徐尚儀看了一眼，道：「奴婢方才看到徐尚儀袖中藏了張帶血的帕子，舉止鬼祟可疑。」

被指認的徐尚儀突然怒道：「妳胡說八道什麼？是誰指使妳往我身上潑髒水的？」
楚太后斂了斂衣襟，神情嚴肅道：「妳是說，徐尚儀手裡的帕子有問題？」

「奴婢只是猜測，徐尚儀手中的血帕子，不是坤寧宮的。」扶鶯以額點地，大聲道：「奴婢還請太后娘娘明察！請太后娘娘做主。」

蘇菱已經沒有力氣再開口了，她用餘光看了扶鶯一眼。

傻子……說出這樣的話，與白送一條命有何不同？

這世間想要她這條命的人多了去了，沒有人能做她的主，畢竟，通敵叛國是罪，身居高位是罪，誕下嫡子更是罪。

徐尚儀「撲通」一聲跪下，大聲道：「太后明鑒，奴婢絕對沒藏過什麼血帕子！」

「來人。」楚太后睨著徐尚儀，道：「帶下去嚴刑拷問，如有可疑之處，直接送往司禮監。」

「奴婢冤枉！」

兩個太監直接將徐尚儀拖走。

沉悶的雷聲劃破半空，風聲獵獵作響，房簷下的燈籠在淒風苦雨中來回搖曳，大雨傾盆而下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殿內響起了斷斷續續的哭泣聲，蘇菱緩緩閉上眼，回憶紛至沓來——

永昌三十六年，春。

那一年，她十七歲，待字閨中。

本以為能嫁個門當戶對、肯疼她愛她的郎君，卻不想一道聖旨，讓她成了晉王正妃。

晉王蕭聿不得帝心，生母早逝，又非嫡非長，雖說是在皇后身邊長大，但這儲位之爭仍是勝算寥寥。

這道聖旨，分明是把鎮國公府往火坑裡拉，那時的她覺得天都要塌了。

將門之女，又逢年少，總會有許多不知何處來的勇氣。

打聽到蕭聿的行蹤後，她裝扮成紈褲公子哥兒的模樣，著一身白色長裾，搖著扇，走進了京城魚龍混雜的慶豐樓。

她翻了袖口，遞給掌櫃虞娘好大一筆銀子。

虞娘面帶笑意帶她上了二樓，左拐，她在西側的雅間坐下。

慶豐樓是看戲聽曲的地方，說是雅間，但其實前後也只隔著一扇屏風，她背靠屏風，屏住呼吸，開始偷聽隔壁傳來的聲響。

皇帝身子大不如前，儲君之爭近在咫尺，此刻高談闊論的這幾位，蘇菱猜，應是晉王府的幕僚。

果然，她聽到了自己被提起——

蘇家女。

樓下絲竹聲漸弱，有人給蕭聿倒了一杯酒，「殿下此番與鎮國公府結姻，成王和燕王怕是都要急了。」

另一人歎氣道：「能拉攏鎮國公是好，可蘇家女名聲不佳，與何子宸牽扯不清，

這也是個麻煩事。」

如今世家昌盛，京中以薛、何、楚、穆四家為尊，眾人皆知，何家嫡子何子宸愛慕蘇家女已久，整日就知道圍著鎮國公府轉。

不過官宦權貴嘴裡的麻煩事，又豈會是兒女私情那麼簡單。

何家，那是鐵打的燕王一派。

蘇菱壓著怦怦的心跳聲，慢慢，回身透過屏風去看——

慶豐樓燈紅酒綠，屏風後影影綽綽，她一眼就看到了蕭聿。

那人輪廓鋒銳，半垂著眼，把玩著一樽小小的杯盞，晃了晃，忽而涼涼一笑，「麻煩又如何？蘇景北又沒有其他女兒。」

他的嗓音極沉，一字一句，似珠落玉盤，砸在她心上。

蘇菱的心像是灌了鉛一樣往下跌，十七歲的姑娘對著手中的摺扇，怔了許久。高門貴女又如何，還不是成了旁人奪權的一柄利劍嗎？

他厭她，她亦是一千一萬個不想嫁他。

然，皇命不可違，她再是不甘不願，也只能穿上嫁衣，嫁給了父親口中那個文武雙全、驍勇善戰的蕭聿。

成親那日，她一早就哭花了臉。

她一邊哭，蘇淮安一邊給她擦，眼淚混著鼻涕，蹭得他滿手都是。

作為長兄，蘇淮安要將她背出鎮國公府，他笑一聲，歎一聲，又歎一聲，「阿菱，別哭了，成不成？」

她上轎前忍不住回頭，猶記得，那個長身玉立的少年同她對望，唇抵得緊緊地，眼眶剎那間變得通紅。

他輕聲說：「阿菱，鎮國公府永遠都是妳的家。」

她以為，永遠是沒有盡頭的。

其實嫁給蕭聿之後，撇開最初的針鋒相對，日子並沒有她想的那般差。

雖然她總是提醒自己，驍勇善戰四個字背後不是風花雪月，而是白骨成堆，但怎麼說呢？

日復一日的相處，夜復一夜的親密，終究還是讓她卸了心防。

那天夜裡，燭光搖曳，他的眼睛深邃又清明，似山澗泉水，清晰地映著她泛著潮紅的身子。

他俯在她耳邊道：「阿菱，我知妳怨我什麼。妳怨我娶妳時全是算計，怨我毀了妳一樁姻緣。我賠妳，如何？」

那時年少，情竇初開如星火燎原，一觸即燃，她動了情，也當了真。

時過境遷，即便到了這一刻，她仍是承認，那一年的蕭聿太令她著迷。

他教她射箭騎馬、教她肆意快活、也教她如何當他的妻。她愛他展臂拉弓時英姿勃發的模樣，愛他情濃纏綿時低聲嘶吼她的名字，也愛他奉旨離京查案時說的那句——阿菱，跟我走吧。

他的眉眼不常帶笑，笑起來又不只丰神俊朗。

她曾以為，會一直這樣和他過下去，直至永昌三十八年十月初三，先帝突然駕崩，

他坐上了那把龍椅。

新舊更迭之際，京中亂作一團。

論政績，先帝在位三十八年，說句昏庸無道不為過。朝廷連年征戰，他卻忙著建行宮、寵宦宦、在後宮放權致外戚干政，賦稅一年比一年高，世家大族兜裡肥得流油，朝廷一年的總收入卻不足五千萬兩，就連河南大旱救濟災民的錢都是東拼西湊而來。

這大周的江山，早已千瘡百孔，積重難返。

蕭聿夜以繼日地忙於朝政，她常常見不到他的人。

沒多久，她便診出有兩個月的身孕，朝臣嘴上道著恭賀，卻忙不迭地勸新帝廣納後宮以開枝散葉。

於是，高麗公主李苑、刑部尚書薛襄陽之妹薛瀾怡、內閣首輔柳文士之女柳沽揚接連入宮。

其實她心裡知道，只要他做了皇帝，便有這麼一天。

時光流轉，思緒回到一個月前，也就是鎮國公府出事的時候。

蘇家通敵叛國證據確鑿，她無話可辯，可就算把刀架在她脖子上，她也不信蘇淮安與此事有關。

不然密道擺在那，蘇淮安為何還要留在京中？

她跪在養心殿外等他，等到最後，還是盛公公將她攙了起來。

「娘娘身懷龍嗣，這是做什麼。」盛公公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平日娘娘待老奴如何，老奴都記在心上，今日，便斗膽勸娘娘一句。」

「娘娘是皇上的髮妻，情意自然深重，可這再深的情誼也禁不起折騰，娘娘若是為蘇家的事而來，那不妨想想，這叛國之罪，究竟叛的是誰的國？這情，當真求得嗎？娘娘便是不為自己，難道也不為腹中的孩子想想？」

她的孩子，大周朝嫡皇子蕭韞，這韞字取自石韞玉而山輝，承天命，納百川，寓意絕佳，是他千挑萬選出來的。

蘇菱偏頭，抬起手，用盡最後一絲力氣，握了握身旁皺巴巴的小拳頭，還這麼小。

人生一世，草木一秋，本就多有遺憾……

蘇菱感覺身體漸漸變輕了，好似化成了一縷煙，越來越高，也不知是要飄去何方。

就在這時，榻上的小皇子就像是感知到了什麼一般，驀地就哭了起來，嬰孩的聲音很細，卻一聲比一聲高，似乎能扯碎人的心腸。

月落星沉，鐘聲響起——

延熙元年，八月十五，淳懿皇后薨逝。

「醒了！姑娘總算是醒了！」

一道陌生的聲音在蘇菱耳畔響起。

她緩緩睜開眼睛，旋即，喉嚨深處便傳來一股撕裂般的灼痛，她啞聲道：「水。」

「奴婢、奴婢這就去給姑娘倒水。」著綠色衣裙的丫鬟道。

蘇菱半支起身子，接過杯盞，抿了一口，清水入喉，彷彿如沙漠遇綠洲，眼前的世界也跟著慢慢清晰起來。

蘇菱撩了下眼皮，環顧四周。

入目的是一張紫檀樺木銅鍍金包角圓腿長方桌，上面擺著冬青釉竹葉紋花盆、一套茶盞，左邊是紫檀大櫃一對，右邊是張彩絲繡鶴鹿同春圖掛屏。

如此簡陋，這裡不是坤寧宮。

然而還沒等蘇菱想清楚眼前的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就見一個男人怒氣衝衝地推門而入，身後還跟著一位年逾三十的婦人。

蘇菱不識人，但卻識得官服，此人頭頂烏紗，身著暗紅色白鵬紋官服，腰繫銀釵花帶……哦，是個五品小官。

五品官上前兩步，抬手便掀翻了眼前的茶壺，怒道：「一哭二鬧三上吊還不夠是吧！還嫌不夠丟人是吧！今日連毒酒都敢喝，明兒妳還有什麼不敢做的！妳眼裡到底還有沒有我這個爹！」

爹？他話音甫落，蘇菱整個人恍若被雷劈了一般，就連「放肆」二字也跟著停在唇邊。

五品官繼續道：「此番是皇上登基以來頭回選秀，滿朝上下都盯著這事，『秦媛』二字既已呈交給禮部，便由不得妳了！妳當皇家是什麼！秦家大門嗎！來去由妳！」

說罷，他還用掌心狠狠拍了三下桌面。

蘇菱屏息凝神，驚得手中杯盞都要被她捏碎了。從小到大，從沒人敢在她面前拍桌子，便是他口中的皇帝也不曾。

「那姓朱的不過是商賈之子，竟也值得妳如此作踐自己！」五品官見蘇菱的神情沒有任何悔意，只有一片茫然和一股說不上來的傲慢，不禁咬牙切齒道：「好、好、好極了，從今兒起，妳別想再出門半步，倘若妳再與那朱家小子私會，我便當著妳的面打折他的腿！這太史令我也不做了！」

這時，那婦人連忙拉住五品官的胳膊，柔聲道：「大姑娘才醒過來，身子還弱著，老爺快別說了。」

五品官深吸一口氣，摔門而去，只留下一句話——

「妳和妳娘一樣，為了自己，根本不顧別人死活。」

他說罷，那婦人也連忙跟了出去。

爹？娘？選秀？為了什麼朱氏男子尋死？蘇菱坐在榻上，反覆思忖著五品官方才說的話。

她難道沒死？可若是沒死，秦媛又是誰？

思及此，蘇菱翻身下地，赤腳走到鍍金包角圓腿長方桌旁，打開妝奩，拿出一面銅鏡……

這一看，她整個人跌坐在圓凳上。

鏡中女子除了下頷多了一顆痣，眉、眼、唇、鼻，竟與十六歲的自己……生得一般無二！

看著看著，太陽穴忽然傳來鈍痛，她又昏了過去。

再次醒來時，已是第二天夜裡。

記憶斷斷續續向她襲來，她時而會看到些從沒見過的人，時而又會聽見些從未聽過的聲音，雖然不夠連貫，但也足夠讓她釐清眼下的處境了。

今日是延熙四年，八月十六。

她沒死，但她也不是她，這具身子的主人是秦家嫡長女秦媛的。

昨日對她放肆無禮的五品官叫秦望，乃是秦家的家主，秦媛的生父。

而她會成為秦媛的緣由，還得從頭說起——

秦望出身寒門，早年不過是遷安縣的一個窮書生，母親病重，父親早逝，就秦家當時那個狀況，別說拜師讀書，便是娶個正經媳婦都是癡人說夢。

秦家雖然一窮二白，但好就好在秦望的臉比兜乾淨，哪怕著粗布衣，也是個儀表堂堂的少年郎。

一次燈會上，遷安縣首富之女溫雙華對秦望一見鍾情。

溫雙華從小嬌生慣養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她以為，只要她想嫁，秦望就該樂顛顛來娶。

然而事與願違，那時的秦望窮得有志氣，面對金山絲毫不動心，決意娶了自己心儀的女子姜明月。

可惜姜明月是個薄命的，與秦望成婚不過半年就撒手人寰了。

秦望心如死灰，溫雙華的心卻死灰復燃了。

媒人再度上門，秦溫兩家到底還是走到了一起，有了溫家的幫扶，秦望不到兩年便中了進士，秦母的病也跟著好了起來。

秦望當了官，溫雙華給他生了一兒一女，長子秦綏之，長女秦媛，日子過得還算和美。

直到有一天，姜明月的胞妹姜嵐月因走投無路找上門來，溫雙華的噩夢就開始了。別看秦家小門小戶，但這院子裡唱起戲來可不比高門大院裡差，甚至可以說比她以前看過的話本子都精彩。

秦望把姜嵐月帶回了秦家，開始是略加照拂，但是很快就照拂到了榻上去。

溫雙華不是沒鬧過，可鬧了也白鬧，畢竟，男人一旦鬼迷心竅，十頭牛都拉不回來。

從此夫妻離心，溫雙華整日以淚洗面。

秦望在慾望面前失了理智，好在秦家還有秦老太太，秦老太太一生本分，她勸不動自己的兒子，卻一直記得溫家的好，臨終前，秦老太太只說了一句話，「望哥兒，咱做人不能忘本，娘要你發誓，這姜嵐月永永遠遠都只能是妾室！」

自古孝字大過天，秦望只能跪在秦老太太面前起了誓。

原以為秦家這下可以消停了，可誰能想到，這道誓言雖然碾碎了姜嵐月蓄勢待發的野心，卻為日後埋下了禍根。

姜嵐月手段極好，變臉的速度比翻書還快，上一刻對秦望哭，下一刻就能對溫雙華笑，雖說是孀居之身，卻能勾得秦望忘乎所以。

溫雙華在這後院裡越來越瘋狂，日子一長，終是病倒了，直到臨終前她都是半瘋的狀態。

她既爭不過秦望的髮妻姜明月，也鬥不過那姜嵐月，她在歇斯底里的漩渦中打轉了一輩子，她不想放過別人，也不想放過自己。

溫雙華在彌留之際，想起了秦老太太臨終前的那一幕，她喚來自己的長子，讓秦綏之跪在自己面前。

溫雙華眼中含淚，唇色蒼白，啞聲道：「綏之，娘要走了，你給娘發誓，這一輩子都要守好溫家基業，不得科考。」

此話一出，秦望徹底傻了眼。

秦望是個讀書人，要是沒幾分才氣和遠見，今日也不會從遷安調任至京城，他最看重的便是從小被大家稱為神童的嫡子。

只要秦綏之起了誓，那便全完了。

可溫雙華是在愛裡漂泊了一輩子的女人，她早就沒有理智了，她一邊哭，一邊逼秦綏之發誓。

秦綏之看著奄奄一息的母親，雙膝慢慢彎了下去，舉起手，一字一句起了誓，就像那年秦望在秦老太太面前起誓一樣。

姜嵐月看著哀哀欲絕的秦媛，緩緩勾起了嘴角，當日的仇，她終於報了。

一條人命，你若問姜嵐月後悔過嗎？

她定然答否，在她眼裡，這後宅沒有先來後到，只有能者居上，人過得好不好，全憑自己的本事，像溫雙華這樣肯為了男人付出一切的女子，能換來什麼呢？

溫雙華病逝後，秦望再沒對秦綏之和秦媛發過脾氣，愧疚二字如潮水一般幾乎要將他淹沒。

可秦媛的性子和溫雙華如出一轍，她把母親的死和兄長的前途盡毀全算在了姜嵐月母女身上。

秦媛不止一次在姜嵐月面前掀桌子，大罵她是狐狸精，害死了她娘，也不止一次伸手打庶妹秦蓉。

每每秦望準備教訓她，姜嵐月都會撫著秦望的胸膛說：「大姑娘年歲尚淺，還不懂事，夫人走後，妾身總能瞧見她偷偷躲在屋裡哭……說到底，這都是妾身的錯……」

父女情分就在這輕輕柔柔的語調裡分崩離析。

秦媛被養得驕縱任性，無法無天，很多事秦望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但秦媛在大選之際，與一商戶之子私底下生了情意，還尋死覓活，非他不嫁，秦望便不能坐視不理了。

昨日，他已忍到了極限。

捋順了秦家這些事，蘇菱抬手揉了揉眉心，這秦家女可真是被那姜嵐月給耍得團團轉。

她若是繼續和那朱姓男子見面，接下來必生事端，秦望不會拿自己的仕途開玩笑，真出了事，他只能讓秦家另一個女兒秦蓉代替她入宮。

真到那時，姜嵐月便是不能扶正也得扶正了。

蘇菱起身推開窗扇，瞧了一眼外面的圓月，嘲諷般地勾了下唇角。

延熙四年，後宮大選，還真是天意弄人。

秦望升遷太史令不足半年，再加之身分不顯，想來是未曾見過她……先皇后的，他根本想不到，她這張臉若是進了宮，會掀起怎樣的軒然大波。

正想著，內室的門「砰」地一聲就被人推開了。

蘇菱眉頭微蹙，回身去看，只見一位身著玄色長袍、面如冠玉的少年郎出現在她眼前。

短暫對視後，他大步上前，雙手握住蘇菱的肩膀，然後抱住她，「活著就好！活著就好！」

蘇菱下意識去躲，可奈何少年抱的格外緊，根本掙脫不開。

她知道這人是誰，他是秦媛的胞兄，秦綏之。

自從秦綏之斷了科舉之路，便接手了溫家在遷安的生意，看這風塵僕僕的樣子，應是在得知秦媛飲毒自盡後特意趕回來的。

過了許久，秦綏之才放開了她，抬眸間，蘇菱看清了他眼中佈滿的血絲。

秦綏之低頭柔聲道：「阿媛，那朱澤接近妳本就目的不純，妳為何不肯信我？妳可知，今日之事若是傳出去，妳這輩子就毀了。」

阿媛。

蘇菱知道秦綏之不是在叫自己，可這一瞬間，她還是不可抑制地想到了蘇淮安，她的兄長，從前也是這樣喚自己。

秦綏之握了握拳，神色間全是潰敗，聲音發顫，「他就那般好，為了和他在一起，妳連我都捨得扔下？」

聽到秦綏之這句話，蘇菱太陽穴又是一痛，秦媛為那朱姓男子尋死覓活的畫面在腦海中接踵而來。

自從禮部公佈了新帝大選的消息，秦大姑娘不是整日坐在窗下落淚就是砸東西絕食，再後來乾脆直接將三尺白綾掛在了房梁上。

哀哀欲絕的語氣在她耳邊蕩——

「朱公子與我說，倘若我入宮，他一輩子都不會成親。」

「哥哥，三人成虎、眾口鑠金的道理你比我懂，外面的言辭大多不實，朱澤絕非是你想的那樣。」

「阿媛這輩子，註定愧於父母兄長。」

秦望昨日說的一哭二鬧三上吊，真是半點都沒冤枉秦媛。

平心而論，秦媛和朱澤若真是兩情相悅也就罷了，可如今都鬧到飲毒自盡的分上了也沒見那姓朱的出現過一次，情深情淺，不言而喻。

再看秦綏之，少年的衣袍盡是灰塵，鞋上沾了泥，手心還有因駕快馬而被韁繩勒出的紅痕，擔憂焦心可見一斑。

秦綏之見她久久未語，忍不住自嘲一笑，抬頭看了眼房梁，長歎一聲，道：「阿媛，我該拿妳怎麼辦才好？」

少年眼中的愴痛太刺眼，她心裡一緊，試探著安撫道：「以後……不會了。」

秦綏之目光一怔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蘇菱儘量學著秦綾的語氣道：「哥，經了這一遭，許多事我也都瞧清楚了……以後，我不會再讓你擔心了。」

秦綏之用力眨了眨眼，緩了好半晌，仍是用不敢相信的語氣道：「妳說的可是真的？以後不會再見那朱澤了？」

蘇菱垂頭，低低「嗯」了一聲。

許是昏迷太久，她的聲音明顯還有些啞，秦綏之不由想起她為朱澤飲毒的事，眸色稍暗，拍了下她的肩膀道：「好了，妳早點歇息吧，我這幾日都在家裡陪妳。」說是陪，但其實還是為了看著她。

不過蘇菱也清楚，就她方才那番話，秦綏之最多只敢信一半，畢竟秦大姑娘用情至深，這難保不是以退為進的新手段。

秦綏之走後，蘇菱回到榻上，思忖著日後該怎麼辦。

秦大姑娘兩耳不聞窗外事，滿心只有朱公子，在她的回憶裡，沒有任何與蘇家和朝政有關的消息。

眼下她能得知的消息只有一條——

三年前與齊國的那場戰役，大周勝了，他的江山保住了。

至於其他的，便只能去慶豐樓打聽了，總之，她必須得出趟門。

第二章 競價買戲子

翌日，日掛樹梢。

丫鬟荷珠站在蘇菱身後，對著鏡子，將一支嵌綠松石金簪緩緩插入蘇菱的髮髻，隨後感歎道：「奴婢沒讀過書，說不來漂亮話，只覺得姑娘生得真真是惹眼，瞧見姑娘，便覺得這院子裡的花兒都失了顏色。」

蘇菱抬眼去看她。

這哪裡是不會說話，這分明是「太會說話」了，倘若她是真正的秦綾，此刻眼淚都要落下來了。

選秀、選秀，雖說才學、品德、出身、才藝皆在考核範圍內，但說到底還是在選美，單就秦家女的容貌來說，是想不中都難。

說秦大姑娘生得惹眼，那無異於是往她心上捅刀子，這丫鬟的心，顯然是長偏了。雖說已經換了身分，但蘇菱終究還是那個曾掌管六宮事務的皇后，短短一個對視，荷珠便不由自主打了個激靈。

她咬了咬唇，乾笑道：「姑娘……姑娘怎麼這般看奴婢？」

蘇菱斂眸，淡淡道：「沒什麼，妳出去吧。」

荷珠惴惴地退下了。

門還未闔上，就見秦綏之提兩個食盒走了進來，他笑道：「方才我去街上，買了妳愛吃的水粉湯圓和清蒸鱸魚，妳不是嗓子疼嗎，吃點清淡的最好，快過來。」

蘇菱坐過去，秦綏之夾了塊魚腹給她。

蘇菱握住手中的木箸，沒動，她厭腥，從不吃魚。

「快吃啊，想什麼呢？」秦綏之拍了一下蘇菱的頭，偏頭笑道：「昨晚我還在想妳那話是不是在矇我，今日一看，還真像是脫胎換骨了一樣。」

話音墜地，蘇菱立馬咳嗽起來。

秦綏之撫了撫她的背脊，「慢點。」

「阿媛，等會兒妳隨我去父親那兒，認個錯吧。」秦綏之放下筷子，神情漸漸嚴肅，「縱使他在妳心裡有千般不是，可妳以死相逼，到底是有違……罷了，過去就不提了，就當是為我，成不成？」

蘇菱抬眼道：「成。」

昨日之後，她本就打算去見秦望一面，畢竟，她想入宮，一定得先處理好秦家這些事。

秦綏之沒想她這麼輕易就能同意，嘴角正要上揚，就聽蘇菱開口道：「哥，下午我想出府一趟。」

聞言，秦綏之笑意瞬間消失，一臉嚴肅道：「阿媛，妳又要去見他？」

蘇菱心知道自己信譽太差，眼下獨自出門不現實，便道：「這兩日我心裡難受，就想出去走走，你若是不放心，大可隨我一同去。」

秦綏之看了她一眼，道：「好，我陪妳去。」

兩人吃完飯，秦綏之帶蘇菱去了主院。

進門時，姜嵐月正給秦望整理衣襟，兩人本來有說有笑的，一見到秦媛，秦望立馬拉下了嘴角，「妳來做什麼！」

秦綏之心裡一緊，生怕妹妹轉身就走，連忙安撫道：「阿媛，父親這回也是著急，妳別多想，話說完我們就走。」

其實按照秦大姑娘的脾氣，秦望這話一出，她已經走了，不僅要走，還得回頭罵姜嵐月一句狐媚子。

姜嵐月面帶笑意地看著蘇菱，正準備欣賞父女二人水火不容的場面，就聽蘇菱緩緩道——

「從今日起，女兒不會再見朱公子了。」

她的語氣稱不上多誠懇，然而就是這樣輕飄飄的一句話，也足以讓秦望愣住。

沉默了好半晌，秦望才板起臉道：「若是再有一次，秦家就當沒有妳這個女兒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蘇菱轉身離開。

兄妹二人離開主院後，姜嵐月躬身給秦望倒了一杯茶，她笑道：「正所謂禍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禍之所伏，大姑娘經了這事，也不是啥壞事，這下，老爺便能放心了吧。」

自從溫雙華病逝後，秦媛再沒與秦望這樣心平氣和地說過話，此時秦望的嘴角，彷彿冰凍三尺的湖面出現了一絲裂縫。

明明心裡生出了一絲歡喜，但他仍是嘴硬道：「放什麼心，她做的荒唐事還少了，指不定哪日就又變了性子。」

姜嵐月打趣道：「再荒唐，那也是你親生的。」

秦望跟著笑了一下。

就是這笑，並不是姜嵐月所求的。

秋日天色一沉，風便有些涼。

蘇菱戴著帷帽登上了馬車。

帶小姑娘上街，首先去的便是首飾鋪子，秦綏之滿臉寫著「妳隨便挑，哥哥付錢」，但秦菱卻沒找到她想要的。

無奈之下，秦綏之只好向掌櫃要了張紙，緩緩道：「妳說，我給妳畫。」

蘇菱指點秦綏之落筆，「我想要金花步搖，上面要嵌紅珍珠。哥，這裡不對，應該再彎一點。」

「妳怎麼不早說？」秦綏之嘴上嫌棄，卻還是重畫了一張。

過了半晌，秦綏之把畫交到掌櫃手上，「就照這個做吧，勞煩掌櫃了。」

掌櫃笑著接下，「公子客氣了。」

蘇菱道：「不知這金花嵌紅珍珠步搖，多久能做好？」

掌櫃捏了捏下巴道：「這步搖畫得精緻，姑娘再怎麼急，也得等上十日。」

蘇菱道了聲多謝，十日，夠了。

從首飾鋪子出來後，兩人又朝東直門的方向去了，剛下馬車，就見烏壓壓的人朝同一個方向走去。

他們本就是來尋熱鬧的，便跟了過去，沿路桂花飄香，越來越濃，停下腳步才發現，此處是貢院。

今日是八月十七，乃是京城鄉試放榜的日子。

解元：懷荊。

亞元：何文以。

後面就是其他高中的名字：楚江涯、穆正延、丁謹、唐文、洛秋禾……

眾人紛紛對一位身著墨色長裾的男人道賀，「恭喜懷公子了。」

「真沒想到，懷公子第一次參加科考便考了解元，實在是前途無量！」

「多謝。」

被圍繞的男人身姿挺拔，目光深邃，唇角的弧度不深不淺，那副遊刃有餘的模樣還真不像是第一次科考的樣子。

蘇菱只看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。

她回過頭時，秦綏之正一動不動地看著解元二字。

在蘇菱的回憶裡，秦綏之自幼便被稱為神童，三歲能作詩，七歲便寫得一手好字，若是溫雙華臨終前沒讓秦綏之發那道誓，興許今年的解元便是他了。

秦綏之察覺有人在看自己，立馬平復了情緒，朝蘇菱笑道：「瞧我做什麼？」

有些事不需要安慰，戳破了只會更傷人。

蘇菱道：「哥，我們走吧。」

話音甫落，寒風驟起，蘇菱頭上的帷帽和貢院門前的榜紙同時被狂風捲起，然而就在榜紙掀起的一瞬——

蘇菱的心臟彷彿都停了，她看到了一張泛黃的通緝令。

這張通緝令上的人，怎會……

為確定自己的猜想，她大步上前，不管不顧地撕了下來。

這時，一個身著灰布衫的男人道：「欸，姑娘撕這通緝令是何意？」

風在耳畔簌簌作響。

蘇菱死死地盯著通緝令上的畫像，和畫像下面的三個字——

蘇淮安。

怎麼會呢？他不是早該……被處以凌遲之刑？

正思忖著，秦綏之走過來低聲問：「阿媛，怎麼了？」

蘇菱喃喃自語，「這是誰？」

一聽這話，灰布衫男子便笑道：「姑娘不是京城人吧？連這位都不知道？這位啊乃是曾經的鎮國公世子、大理寺少卿，哦，對，還是永昌三十四年的金科狀元郎，本該前途無量，哪知道……」

灰布衫搖了搖頭，道：「竟是個通敵叛國的賊人。」

蘇菱暗暗握住拳，指甲快要陷入手心，她控制好自己的聲音，輕聲道：「通敵叛國，其罪當誅，這人怎麼還在通緝令上？」

灰布衫摸了摸下巴道：「唔，我記得是三年前吧，八月十五的晚上，這人從刑部大牢裡憑空消失了，三年都沒抓住人，這都快成一樁懸案了。」

秦綏之看著失魂落魄的蘇菱，不由蹙眉道：「阿媛，妳到底怎麼了，這人，難不成妳認得？」

蘇菱深吸一口氣，迅速整理好情緒，抬頭，悄聲道：「怎會？我只是瞧著他與哥哥有幾分相似，這才好奇問問。」

秦綏之看了眼畫像，挑了挑眉，笑道：「這兒人都快散了，咱們也走吧。」

蘇菱道：「好。」

之後兩人吃飯時，蘇菱明顯心不在焉。

秦綏之揣摩不出女兒家的那些小心思，只覺她心裡定還念著那朱澤，便無奈道：

「待會兒還想去哪？哥哥帶妳去。」

蘇菱放下勺子，順著他的話道：「我聽聞慶豐樓的戲極好，想去瞧瞧。」

秦綏之哭笑不得地看著她，「那慶豐樓魚龍混雜，妳一個姑娘家去那地方做什麼？」

蘇菱強擠出一絲笑意，道：「哥哥要是不許，那便不去了。」

這笑意，秦綏之怎麼看都是以退為進的意思。

要說秦大姑娘能有那等驕縱的性子，秦綏之實在是功不可沒，他無條件慣著秦媛也不是一兩日了，這不，一見她不高興，立馬放棄原則改了口。

「我帶妳去就是了。」說罷，秦綏之抬手揉了揉一下眉骨道：「那妳戴好帷帽，不許摘下來。」

蘇菱點頭一笑，「好。」

京城東直門，乃是大周最繁華的地兒，街頭熙熙攘攘，各肆林立，此起彼伏的叫賣聲不絕於耳。

蘇菱默默環顧四周，京城，確實比之從前更熱鬧了幾分。

他們走過巷子最後一個拐角，來到慶豐樓前。

慶豐樓共有三層，一樓是戲臺，二樓是雅間，來此喝酒看戲的大多是達官顯貴、武林中人和一些外國商客。

至於三層則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飛鳥閣，她只上去過一次，還是為了買蕭聿的消息。

那黑底描金漆的匾額下，刻著這麼一句話——知你前世事，懂你今生苦，解你來世謎。

她至今記憶猶新。

蘇菱跟著秦綏之走進大門。

慶豐樓的大掌櫃虞娘閱人無數，頗有本事，見來了生人，立刻打量了一番。

京城裡有頭有臉的權貴她大多都見過，可眼前的這位公子，穿著不像王公貴族，品貌也不似俗人，她斷定，要麼是富商之子，要麼是剛來京城不久。

至於他身後那位姑娘……虞娘眯了眯眼。

披羅衣之璀璨兮，珥瑤碧之華琚，哪怕戴著帷帽也掩不住其瑰姿豔逸，只是這周身的氣度，她總覺得有幾分熟悉，但又說不上來。

再看兩個人的舉止，虞娘猜，是兄妹。

虞娘含笑走過來道：「兩位可是來聽戲的？」

秦綏之點了點頭，「是。」

虞娘勾唇一笑，「那這邊兒請吧。」

須臾，虞娘對兄妹二人道：「兩位來的巧了，今兒唱戲的這位四月姑娘，可是廣州府送來的名角，姿色動人不說，琴棋書畫也無一不佳。」

蘇菱笑了一下問：「不知幾時開始？」

虞娘道：「一刻鐘後。」

蘇菱又問：「可有戲文看？」

虞娘道：「自然是有的，待會兒便給姑娘拿來。」

虞娘常年在男人堆裡摸爬，風韻二字可謂是刻在了臉上，她瞧秦綏之生得好看又正經，不由多打趣了一句，「我們四月姑娘賣藝不賣身，公子一會兒便是再喜歡，也莫要一擲千金呀。」

一句話，便惹得秦綏之這個沒成家的公子紅了耳朵，蘇菱也忍不住笑了一聲。

虞娘走後，秦綏之斜眼看她，道：「瞧妳這駕輕就熟的模樣，說，是不是早背著我來過這兒？」

話音一落，蘇菱連忙搖頭，但心卻不由咯噔一下。

自從她醒來，不知是第幾次有這種感覺了。

雖說她已在極力的模仿記憶中的秦媛，可人在無意識間流露出來的習慣是掩飾不住的。

這兩日莫說其他人了，便是秦綏之都不止一次地感歎過，她像換了一個人。秦家也就罷了，哪怕他們覺得怪，也不會懷疑她的身分，可宮裡就不一樣了，她的樣貌、她的聲音、她的字跡、她的一切習慣都將是他日的禍患。她頂著這張臉入宮，旁人尚且能騙一騙，但蕭聿呢？那樣城府深密的男人，時間久了，她怎能保證不露出一絲一毫的破綻？

宮裡頭個個都是人精，別說她根本不是秦媛，便是秦大姑娘還在這世上，那些殺人不見血的招數也能給她定個妖女的罪名。

人換了魂魄活著，與鬼無異，誰也容不下她，到那時該當如何？

蘇菱這邊兒正想著，只聽鼓樂悠悠地響了起來，四周香爐升起裊裊煙霧，一片迷濛中，忽有一隻細白手腕繞過青緞簾，豎了個蘭花手。

緊接著，一個身著紅色金線紋綢紗，頭戴銀花絲嵌寶步搖的女子，抱扇遮面，一步一步走向了圓臺。

蘇菱低頭看了一眼戲本。

雲臺傳，寫的是侯府貴女落魄後在青樓賣藝為生的事。

蘇菱以手支頤，將目光投了過去，本是想看個熱鬧，但看著看著便跟著入了迷。蘇菱從沒見過哪個女子，眉眼鼻唇無一處突出，卻能媚到骨子裡，一顰一笑皆是風情，喜怒哀樂收放自如。

她披上金絲紅紗，此處便是秦樓楚館，她穿上綾羅綢緞，此處便是高門府邸，回眸時輕笑，再一低頭便能落淚。

蘇菱用食指敲了敲桌面，勾了一下唇角，這位四月姑娘真是好顏色啊！

秦綏之見她看得聚精會神，心裡默默道：就她這好玩的性子，若真入了宮門，也不知將來會如何。

思及此，秦綏之握住了拳頭。

昨日他帶她去給父親道歉，其實不單單是為一個「孝」字，還有一個原因他沒說。他發了那道誓，註定此生不能科考出仕，倘若她得了陛下青睞，他除了能多給錢財，便什麼都給不了了，她能指望的只有秦望一人。

秦綏之陪蘇菱玩了三天，臨走時他再三囑咐道：「我走後，妳不許再見朱澤。」

蘇菱連連點頭道：「好，是，我知曉了。」

秦綏之「嗯」一聲，道：「那我下個月再回來。」

秦府，北苑。

月影迷濛，林葉簌簌。

姜嵐月坐在圓凳上，垂眸拆卸耳璫，低聲對身邊的嬤嬤道：「大姑娘這幾日到底在做什麼？朱家那邊怎麼說的？」

老嬤嬤低聲道：「朱公子說，近來大姑娘確實沒再往那兒送過信。」

姜嵐月蹙眉道：「不應該啊，難不成死過一回，就真轉了性子？」

老嬤嬤笑了一聲道：「依老奴看，她根本就是本性難移，夫人可知，這兩日大公

子都帶她往哪兒跑？」

姜嵐月挑眉問：「何處？」

老嫗嫗道：「是慶豐樓。說起來這大姑娘也是有意思，好像生來就不樂意過安生日子，她一個姑娘家總往慶豐樓竄，能有什麼好事，這大公子怎麼就這般由著她？」

姜嵐月冷笑道：「自小不就是這樣嗎？秦媛想要天上的月亮，秦綏之都得給她摘，而我的蓉兒，我若是不替她爭，她便什麼都沒有。」

老嫗嫗道：「這事兒，可要往老爺那兒傳一傳？」

「不必。」姜嵐月用手比了個三，「秦綏之走了，不出三日，她自己就得捅出事端來，到時候讓她自己說不是更好嗎？」

便是姜嵐月自己都沒想到，她期待的事端，蘇菱只用了不到一日的功夫。

秦綏之回了遷安，秦望日日要上值，姜嵐月又管不了她，秦家大門形同虛設，蘇菱一早便帶著丫鬟小廝朝慶豐樓去了。

哪知一進門，慶豐樓竟亂成了一片。

「虞娘，妳開個價，這四月小爺我是要定了。」

虞娘笑道：「四月姑娘賣藝不賣身，今兒來慶豐樓唱戲不過是為了混口飯吃，江公子何必為難一個姑娘家，若是想尋知己，江公子不如去楚館裡瞧，再者說，真開了價，您也未必給得起。」

蘇菱蹙了一下眉。

哪個江？姜？是戶部侍郎江程遠的那個江，還是禮部尚書姜中庭那個姜？

男人大笑道：「我爹乃是戶部侍郎江程遠，我江戊豈會沒錢？妳開價便是。」

哦，還真是那個沒錢的江。蘇菱心說，就你爹那個頑固性子，你有錢就怪了。

江程遠是戶部有名的守財奴，鐵公雞，平日沒少在朝中得罪人。

曾有人盯著江家的帳找錯處，可江程遠清清白白，一分多餘的銀子都沒貪過。

蘇菱偏頭看了一眼泫然欲泣的四月姑娘，忽然覺得這江戊出現的時機剛剛好。

虞娘笑道：「對不住了江公子，今日除非四月姑娘點頭，不然虞娘開不了價。」

「來人，給我圍了這慶豐樓！」江戊道：「今兒我還偏要她了，妳也別說我在妳這慶豐樓搶人，錢我給妳放這了，只多不少。」

「慢著。」蘇菱上前一步，道：「江公子別急啊，既然你能開價，那麼我也能開，你若是開的比我高，我走，反之，你和你身後這些，都得走。」

江戊眯眼盯著蘇菱的面紗，道：「妳是什麼人？誰家的？敢跟我立規矩？」

蘇菱找了張椅子坐下，手腕虛虛地搭在膝上，氣定神閒道：「江公子不必管我是誰，既是競價，那便是拿銀子說話，你說呢？」

江戊看了眼身邊抱臂而立的江湖高手，吸口氣道：「好、好，競價是吧，五十兩。」

按照大周現在的俸祿水準來說，五十兩大概可以買兩個妾，作為起價已是不低。

蘇菱想到都不想就道：「一百兩。」

秦家雖然門戶不顯，但溫家卻是極富的，尤其是秦綏之接手溫家之後，更是將遷安的買賣做到了河南，平日裡沒少給秦媛塞錢。

她估摸了一下秦媛手裡的物件和銀兩，多了沒有，八百兩還是能湊出來的。

只是這八百兩不上不下，她能湊出來，江程遠的兒子也能。

江戊見她如此不給面子，不由掐腰「哈」了一聲，又道：「兩百兩。」

蘇菱又立馬道：「四百兩。」

這話一出，周圍立馬沸騰起來了。

江戊臉色驟變，他握了握拳頭，冷聲道：「五百兩。」

瞧他不翻倍了。

蘇菱心裡有數了，笑著道：「八百兩。」

江戊的汗珠子肉眼可見地從鬢角滑了下來，他怒聲道：「妳到底是何人？」

他看蘇菱身後那兩個歪瓜裂棗，怎麼都不像是大戶人家的奴僕，可若不是高門貴女，這女子的底氣是不是也太足了些！

蘇菱慢聲慢語道：「瞧江公子這架勢，難不成是要同我動手嗎？今日若是動了手，只怕令尊就要帶公子去薛大人府上喝茶了。」

薛大人，那便是刑部尚書薛襄陽，當今薛妃的胞兄。

「妳姓薛？妳是薛府的幾姑娘？」

薛家人丁興旺，姑娘多了去。

蘇菱不答反問：「四月姑娘還在這兒呢，江公子還競價嗎？」

見這架勢，江戊已不敢再加了，又或者說他並不認為這戲子能值八百兩。

他皺著眉頭道：「妳一個姑娘家，拿八百兩買個戲子做什麼？」

「你是買，我卻不是，今日去留，皆隨她意。」這話說的，大有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意思。蘇菱起身走到四月面前，撩起一半的面紗，輕聲道：「四月姑娘，要跟我走嗎？」

第三章 司籍的考校

女子擲八百兩買個歌姬回家，著實是件稀罕事，當日在慶豐樓也引起了不小的風波。

有人說這是行俠仗義，不過也有人說，達官顯貴們的喜好一向難以捉摸，一擲千金也好，行俠義之舉也罷，皆有可能是突然間的興致所致。

四月起初也是這樣認為的，所以讓她得知秦媛是當了全部身家才將她買下時，表情瞬間凝重起來。

烏雲厚重，月影將熄，蘇菱坐在圓凳上，四月站在屋中央。

四月緩了好半晌，才輕聲道：「看來姑娘今日此舉，並非一時興起了。」

蘇菱點頭，坦然道：「是。」

四月慢慢道：「四月不過是風月樓裡的歌姬，除了唱戲，便只會舞弄些男人們喜歡的伎倆，不知秦姑娘將我買回來，是要做什麼？」

蘇菱道：「四月姑娘精通琴棋書畫，戲唱得又好，何必妄自菲薄，今日我將四月姑娘請到我府裡來，只是為了請教一二。」

「請教？」四月笑了一下，道：「姑娘是官家小姐，若想切磋風雅，大可去找那些才名遠揚的先生，眼下大選在即，京中不知來了多少善琴善畫的才女，為何……」說到這，四月頓了一下。

秦媛是太史令府的長女，剛好年十六。

「秦姑娘是要進宮選秀？」

「是。」蘇菱緩緩站起身子，直接將四月的賣身契交到她手上，悄聲道：「我想學的，只有四月姑娘能教，這算是束脩。」

四月看著手中的賣身契，先是錯愕，而後便紅了眼。

蘇菱花重金買歌姬回府的事，雞一打鳴就傳到了秦望耳朵裡，他氣得手抖，長袖一甩，大步流星地闖進秦媛的院子。

門「砰」地一聲被推開。

「我真是小瞧妳了，八百兩……妳一個姑娘家，居然花八百兩買了個歌姬回來！妳當秦府是什麼？是秦樓楚館嗎？什麼人都敢往回領！」秦望捂著胸口道。

蘇菱站起身，對秦望道：「父親可否容我解釋一二？」

「解釋什麼？妳要解釋什麼？」秦望看清蘇菱身邊的女子後，感覺眼前隱隱發黑，他喘著粗氣道：「妳不必同我解釋，現在，立刻，把人給我送回去！」

蘇菱看著怒髮衝冠的秦望，耐著性子道：「父親息怒，女兒是匿名交的錢，並不會傷了秦家名節，而且，四月姑娘心性高潔，若不是早年家中生了變故，也不會到慶豐樓賣藝……」

秦望直接打斷道：「阿媛，那又如何？身世悲苦又如何？這世上可憐人太多了，難不成妳都要帶回家？還匿名交錢，這天下就沒有能包住火的紙！妳怎知這貪玩好勝之舉，日後不會給秦家帶來禍患！」

聞言，蘇菱慢慢道：「那父親當年為何一時不忍，將可憐人帶回了家？」

話音一落，站在門口的姜嵐月整張臉都黑了。

這個可憐人，指的便是「身世悲苦」的姜嵐月。

秦望一噎。即便蘇菱說的皆是事實，可在秦望眼裡，父是父，子是子，他說你行，你說他便是忤逆長輩。

他氣得在屋裡轉了一圈，剛抬起手準備招呼小廝，就見姜嵐月紅著眼眶跑過來。

「老爺別動怒。」

秦望厲聲道：「妳來做什麼！妳別再替她說話了！妳便是磨破了嘴皮，她也不會領情的。」

姜嵐月的眼淚「唰」地便落下來了，「老爺，大姑娘年歲淺，心性未定，一時受人蒙蔽也是有的，這未經事不知父母恩，您別真動怒啊。」

「十六還算小？那她何時能長大？她這樣去參加選秀，一旦入了宮，別說丟了烏紗帽，哪日我這腦袋掉下來都是正常的！如此，還不如讓蓉兒進宮！」

姜嵐月一邊擦眼淚一邊道：「老爺別說這話了，嫡庶終有別，小心被外人聽了去。」

蘇菱看著姜嵐月，忽然有些理解溫雙華和秦媛為何會發瘋了。

她實在看不下去，便直接開口道：「四月姑娘精通琴棋書畫，我請來她，正是為了進宮選秀。」

秦望瞬間被氣笑了，「我給妳找了那麼多老師妳都不肯學，如今換了歌姬妳便肯學了？」

秦大姑娘與秦望水火不容，處處與他對著幹，秦望讓她做什麼她便反其道而行之，以至於才疏學淺，除了會彈兩首曲子外，與姜嵐月生的秦蓉相比，可謂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。

蘇菱認真道：「父親若是不信，那不如以半月為期，半月後，父親可親自考察我的書畫及宮中禮儀，若是毫無進步，女兒再無二話，全聽父親安排。」

姜嵐月蹙眉看了一眼蘇菱。

見她如此說，秦望眼神微變，怒瞪了一眼四月，沉聲道：「好，妳記住今日的話，半月後，若妳還與往常一般，這個人必須走！」

蘇菱道：「這是自然。」

秦望與姜嵐月走後，四月急忙道：「秦姑娘，琴棋書畫，四月自當傾囊相授，可那宮中禮儀我真是聞所未聞。」

「無妨。」對蘇菱來說，宮中禮節確實不用學，她話鋒一轉，道：「四月姑娘方才可瞧見那位姜姨娘了？」

四月道：「瞧見了。」

蘇菱道：「那不如先教教我這一眨眼就能落淚的本事，如何？」

聞言，四月不由跟著笑了一聲，「那……不知這戲子的苦，秦姑娘受不受得了？」

蘇菱只道：「妳教便是。」

蘇菱自然懂得臺下十年功的道理，所以她說這話時也不過為了打趣。

她是真沒想到，這世上還有催淚膏這種東西。

四月拿出一個褐色扁瓷瓶，道：「這是催淚膏。四月出身瘦馬，被人賣過四次才遇見師父，習得了這吃飯的本事，故而便是不用這些，想想曾經的日子也能落淚，可秦姑娘是貴女，想必沒吃過什麼苦，不如試試這個？蘸一點，抹在眼底即可。」

蘇菱伸手，蘸了一下，剛抹到眼底下，這眼淚就跟決堤了一般。

四月拿過一旁的銅鏡，「秦姑娘看看？」

這一眼，蘇菱的瞳孔彷彿都在震動。

就這雙眼，眼尾染紅暈，睫毛掛淚珠，可真是我見猶憐，好生委屈。

四月又笑，「秦姑娘這八百兩，值嗎？」

蘇菱點頭，值！

起初四月也猜不透蘇菱到底要做什麼。

比如蘇菱明明寫了一手好字，卻偏偏要換成另一種字體；再比如，她明明舉止端莊有禮、明艷大方，卻偏要學歌姬獨有的那股子媚和舉手投足間的嬌弱。

但聰明人之間也許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心照不宣，四月不問，蘇菱也不提。

她想學什麼，四月便教什麼。

蘇菱整日悶在屋裡練字，手腕似乎都要磨破了，有時寫到凌晨便倒在案桌上睡下

了。

四月出身瘦馬，見過的男人女人無數，可她從沒見過秦大姑娘這樣的女子。

蘇菱要求四月嚴格些，四月便擺出了她師父教她時的態度。

她拿了好多戲文讓蘇菱念，她本以為官家小姐是瞧不上這些的，新鮮兩日便夠了，卻不想蘇菱極其執著，不論見到多麼令人難以啟齒的戲詞，都沒說過一個「不」字。

可唱戲的本事，一靠練、二靠悟，許多人學了一輩子也都上不了臺，她知道蘇菱差在何處，卻遲遲不敢開口。

最終，還是蘇菱挑破了這張紙，她認真道：「四月姑娘還是直說吧。」

四月斟酌半晌，俯在蘇菱耳邊，低聲道：「秦姑娘若想成為別人，需得先忘了自己是誰。戲文歡喜，妳便歡喜，戲文悲苦，妳便悲苦。」

若想成為別人，需得先忘了自己是誰。

蘇菱與四月對視，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「多謝。」

日頭每天都會從東窗躍至西窗。

四月眼看秦菱那雙明豔大方的眼睛裡多了一層波光，多了一層潑灑，驕縱任性、端莊賢淑、泫然欲泣、媚色撩人，皆是她。

蘇菱放下了手中的戲文，嘴角逸出一絲笑：既已成了秦家女，以後她便是秦菱。時間轉瞬而過，已是半月之後——

秦府，北苑。

軒窗下，姜嵐月正低頭給秦望做裡衣，一針一線，這麼多年她從未假他人之手。她放下針線，揉了揉眼睛道：「這一晃半個月過去了，大姑娘那頭就沒有別的動靜？」

「能有什麼動靜？」老嫗嫗道：「老奴本以為大姑娘把荷珠調到外院去，是有心想防著咱，可方才在廚房與荷珠說過幾句話，才知是想多了。」

姜嵐月道：「這如何說？」

老嫗嫗笑道：「荷珠說大姑娘這兩日在屋裡一沒練字，二沒學那宮中禮儀，反倒是把那歌姬當老師，在屋裡學起了唱戲，時而哭、時而笑，時而還要冒出兩句淫詞豔語來，老爺若是知道了，非得氣病了不可。」

姜嵐月蹙眉道：「淫詞豔語？她瘋了不成？」

「說不準她跟她那娘一樣，還真就瘋了。」老嫗嫗抬手給姜嵐月揉了揉肩膀，「夫人也不必太擔心了，等老爺這回將那歌姬送走，心思自然就會回到二姑娘身上來。」

「但願如此。」姜嵐月揉了揉心口。

這兩日，她的心沒來由地跟著發慌，就像要出什麼事一般。

姜嵐月深吸一口氣，低聲道：「去給朱澤傳個話，告訴他，只要能再添最後一把火，朱家的帳就算清了。」

秦望出身寒門，在地方當官時升遷的速度還算快，可到了京城，世家權貴比比皆

是，若無人提拔，他這太史令怕是得做上一輩子。

此番選秀，雖說是奉旨辦事，可望女成鳳的心思誰能沒有？要說秦望沒想過以此來搏個前程，姜嵐月是不信的。

秦媛縱有萬般不是，可嫡出二字是真，那好皮囊也是真。

所以，她需要朱澤再添最後一把火，將秦望放在秦媛身上的厚望燒個乾淨才行。

半個時辰後，秦望下值回來。

如往常那般，姜嵐月先踮腳替秦望摘了烏紗帽，回手又遞給他一條帨巾。

秦望接過，擦了擦手，低聲道：「我託人找來宮中一位司籍，姓陳，平日便是掌經籍、几案之事，陳司籍在盧尚儀身邊當差，講禮儀規矩定是沒得說，待會兒妳帶蓉兒也去一趟正廳。」

「萬萬不可。」姜嵐月道：「蓉兒不過是庶女，這樣的事，她怎麼能過去？」

秦望一笑，「妳就是規矩太多，我說讓妳帶她去就去，蓉兒這不是也要議親了嗎，多聽聽規矩，總是沒錯。」

軒窗外的桂花開得正好，一簇連著一簇，遠遠望去，好似有人在綠葉從中灑了一把碎金。

半晌，秦媛、秦蓉都來到了正廳，見人齊了，陳司籍將手中的茶盞放下。

秦家的事，她來時多有耳聞，畢竟，家中沒有正頭娘子而靠姨娘當家的也是不多見。

陳司籍行至秦媛和秦蓉面前，仔仔細細地打量著眼前兩位姑娘。

在宮裡，站是站的規矩，坐是坐的規矩，連看人的目光都是規矩。

陳司籍若有所思地點了點頭，雖說秦家兩女容貌皆是上乘，但這氣度卻是截然不同，她從未見過秦家女，但只瞧一眼便知哪位是嫡出的大姑娘。

鬢如春雲，眼若秋波，色如朝霞映雪，家中有這等好顏色，也難怪秦大人會找她過來。

秦望輕咳一聲，對秦媛和秦蓉道：「這位乃是宮中陳司籍，妳們二人在禮儀規矩上有任何不明之處，今日都可請教她。」

「秦大人客氣了，老身進內廷不過才兩年，這宮廷規矩森嚴、禮儀繁多，便是我自個兒也不敢說事事都清楚。」

秦望點頭附和道：「確實如此。」

陳司籍道：「不過既然受人之託，老身自然會將所學所知，盡數講給兩位姑娘聽，但在這之前，還請秦大人拿兩套筆墨紙硯過來。」

筆墨紙硯，這便是要看兩人的字跡了。

姜嵐月面色一喜，秦蓉的字說不上多驚豔，但比之秦媛那不學無術的，卻是要強太多了。

秦媛、秦蓉坐下後，陳司籍緩緩開口道：「請兩位姑娘寫出三代家世及所善所長。」

秦媛領首開始磨墨。

秦望看著秦媛細白的手腕不禁長歎一口氣，他的大女兒，乍一看真是秀外慧中，只可惜，一不能張嘴說話，二不能提筆寫字。

這半月之約，說實在的，秦望根本沒抱多大希望。她找一個歌姬學規矩，這不是胡鬧嗎！

秦媛磨過墨，便拿起毛筆，蘸了蘸墨汁，秦望的心跟著她的動作一緊。

她要下筆了。

要下筆了。

下筆了……

秦望先是嚥一口唾沫，而後又狠狠擰了一把臉，整顆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

另一邊，陳司籍面帶笑容看著兩位秦家女。

都說美人在燈下更美，這話確實不錯，不論秦媛最後能寫成什麼樣子，就這落落大方的儀態和欺霜賽雪的脖頸，也足夠讓人眼前一亮了。

半刻過後，秦媛停筆，她寫完了。

陳司籍走過去，將兩張紙拿好，端詳了好一會兒，道：「兩位姑娘的字都不錯。」

話音甫落，秦望、秦蓉和姜嵐月一同皺起了眉。

都不錯？怎麼可能都不錯？

秦望上前一步，瞪著眼，反反覆覆地看著宣紙上面的字跡，若不是親眼見到，他定會以為秦媛這字是事先找人寫好的。

難道這半個月，她真的是在學習……秦望去看秦媛的手腕，見她手腕處還有紅痕未褪，目光立刻變得複雜起來。

陳司籍道：「老身今日是出宮辦差的，時間緊迫，便挑重要的說了。」

「此番大選乃是陛下登基以來頭一次從民間選秀女，如今呈交到禮部的名單已逾五千份，半個月後便是初選，過了這第一輪選拔，五千留兩千，而後是複選及留宮，最終能面聖的秀女其實只有三百人。」

這話一出，秦媛的嘴角若有若無地勾了一下。她知道這次參選的人不會少，卻沒想到居然有五千名秀女等著他來選。

陳司籍繼續道：「……等入了儲秀宮，要學的規矩就更多了，後宮等級森嚴，宮分儀仗各有別，花銷衣著均有定例，倘若有幸過了複試，行事定要仔細再仔細，萬不可出差錯。」

因為一旦出了差錯，命便沒了。

陳司籍一連講了一個時辰，秦蓉這個庶女聽得聚精會神，秦媛卻是心不在焉，直到講到帝王子嗣，秦媛驀地豎起了耳朵。

「……除先后誕下的大皇子外，宮中三妃均無所出，現六宮事務全由太后掌管。」

秦媛柳眉微蹙，三妃均無所出？

薛、柳二妃便罷了，三年了，他素來疼愛的李苑竟也沒有子嗣？

秦媛盈盈一笑，輕聲道：「敢問司籍，大皇子可是養在太后身邊？」

她以為，哪怕這話問得有些冒失，陳司籍也會給她一個答案。

蕭韞養在楚太后那兒也好，誰那兒都行，只要他平安就行。

誰料陳司籍突然變了臉色，道：「這大皇子的事，恕老身不能回答，老身也勸秦姑娘，今兒這話，萬萬不可再與旁人提起。該妳知道的便能知道，不該妳知道的便不能問！」

秦媛露出說錯話的懊悔，道：「多謝司籍教導。」

夕陽西沉，陳司籍離開秦府。

秦望將秦媛留在正廳問話，「阿媛，妳這字和今兒的規矩，難道都是那歌姬教妳的？」

「是啊。」秦媛點頭，「四月姑娘教導有方，知道女兒不喜歡聽規矩，只喜歡聽戲，便給女兒唱了幾齣宮裡的戲，瞧著瞧著自然就懂了。」

秦望驚訝道：「還能如此？」

秦媛點點頭道：「不僅如此，她還教了我彈琴作詩。」

秦望眼神飄向秦媛的手腕，咳了兩下，才道：「妳手腕上藥了嗎？」

秦媛低頭看了眼手腕，笑道：「早沒事了。」

秦望挑了挑眉。

「同四月姑娘一比，這根本算不得什麼。」秦媛笑了一下道：「爹你知道嗎，四月姑娘為了唱戲，演一個將死之人，竟然三天都不進食，你說她厲不厲害？」

秦望看著秦媛笑容，忽然一怔，眼眶莫名發酸，他已記不得多少年沒見到秦媛對自己笑了。

他忽然覺得，秦媛根本不似他想的那樣不堪，她是如此活潑可愛，同小時候並無不同。

難道……是他一直以來用錯了方式？

秦望深吸了一口氣，強拉出一絲笑容道：「厲害，這四月姑娘真是厲害。」

秦媛咬了一下唇，道：「那爹不攆她走了？」

秦望搖了搖頭道：「自然不會。」

秦媛搓了搓手腕，隨意道：「爹，今日陳司籍提起大皇子，為何那般反常？」

秦望回過神道：「妳怎麼對大皇子的事如此好奇？」

「嗯……」秦媛轉了一下眼珠，像模像樣地思考了一下，道：「方才女兒也只是隨口一問罷了，可陳司籍態度實在太過嚴肅，就想來問問爹。」

聽她如此說，秦望忍俊不禁，「她既囑咐妳不許與旁人提起，怎麼還問？」

秦媛語氣淡淡，理所應當道：「可爹又不是旁人。」

秦望放在膝上的手握了握，心間好似淌過暖流，平復好情緒後才道：「咱們家來京不久，這大皇子的事我也不甚清楚，不過這半年來的確聽人提起過一次，那人喝多了，支支吾吾地說，陛下四處尋神醫給大皇子看病，可等他清醒了，又一個字都不肯認了。」

「不過我猜啊，大皇子應該是病了。」說到這，秦望又道：「阿媛，此事萬不可與旁人提起。」

秦媛笑道：「好，女兒記得了。」

從正廳離開後，秦姝嘴角笑意消失，整個人都處於恍惚之中，腦海中只剩下一句——

大皇子應該是病了。

她的韞兒究竟生了怎樣的病，能讓整個太醫院束手無策？

這一想便是徹夜未眠。

CRESCENT